

食

貨

第五、六卷

食 貨

第五、六卷合订本

上海書店 影印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中國社會史專攻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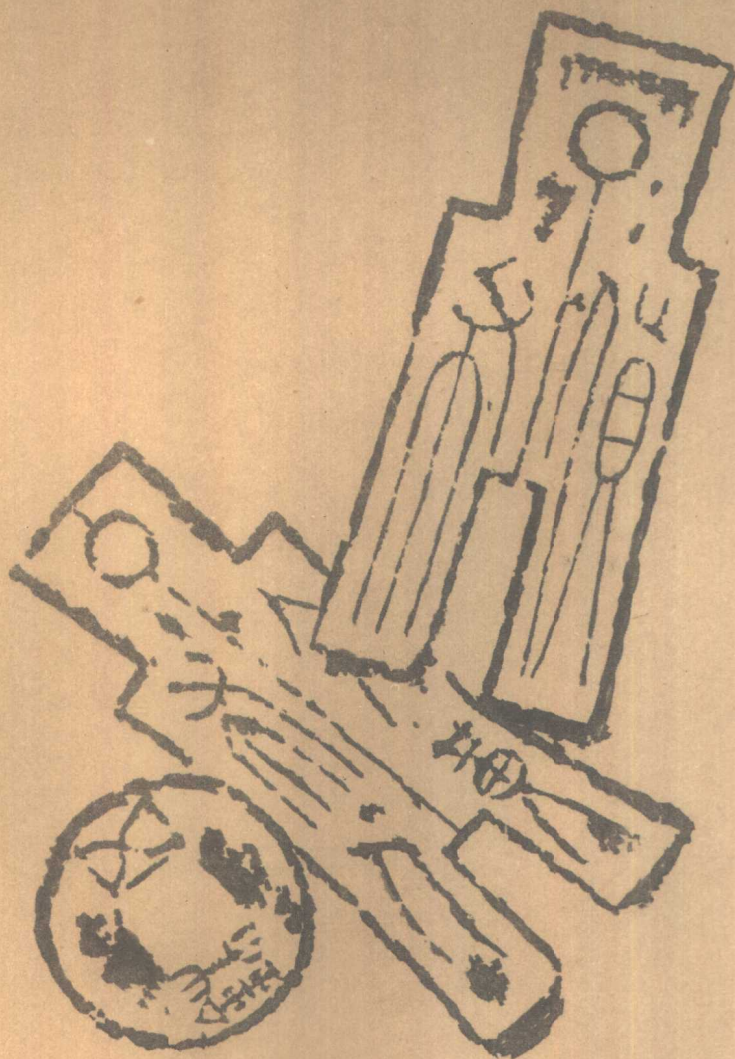
陶希聖主編

食貨

半月刊

第五卷・第一期

民國廿六年一月一日





西漢的客

陶希聖

序言

「客」這個名辭，從來不受人特別注意。我注意到客的社會的意義，是近四年的事。最初我注意三國至唐的部曲，部曲的女子叫做客女。由客女推到莊客，佃客，客作兒，以至于晉代的衣食客等客。我在寫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三冊的時候，就斷定部曲與佃客是一樣身分，在經濟上叫佃客，在法律上叫部曲。近二年，我推求東漢以後，豪宗大族的附從的人口，奴婢以外，有客，門生，故吏，義附，部曲，愈有所得。鞠清遠先生在食貨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發表的論文，更有詳明的研究。自二十五年十月至十一月事務忙了一點，沒有工夫看大部的生書，我抽一點兒空把漢書又翻了一遍，看出中古時代的客的先驅——西漢時代的客，是很有意思的社會一環，在政治與經濟上也都有很大的活動。

一 奴客或僮客並稱

兩漢以至於唐宋，奴客或僮客往往並稱。漢書五七司馬

相如傳說「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卷四七記濟東王彭越「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卷六七記蓋主丁外人與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卷七六記霍家「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鬥變，吏不能禁。」卷七二記鮑宣諫哀帝寵倖丁傅兩家及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這些都是奴客僮客或奴與少年並稱的例子。

二 客的不生產性

西漢的客雖是中古的客的先驅，但與中古的客，性質是相反的。中古的佃客莊客乃至客作，是生產的；反之，西漢的客是不生產的。中古的客養活主人，反之，西漢的客受主人的養活。漢武帝制詔御史，免公孫賀丞相職，說道：

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爲邪。與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漢書六六）

與美田以利賓客，也可以解釋爲分給客去耕種。但這文如果

與下面一段對比，就可知當時貴官占田只是爲了養客，不—定是分給客種。

（鮑宣上書）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師古注：務稱賓客所求也。）（漢書七二）

大官專意經營家產，以滿足賓客的需要，正可見他們養客，不是客養他們了。但西漢末年，貴家已有派客占墾田地的事。如：

帝（成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加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漢書七七）
這使客墾田或畜牧的事，一天一天的發達起來，東漢以後，生產的客便成顯著的社會身分。

三 客的兵役

秦漢之際，軍事首領以客爲軍事幹部，是常見的事情。項梁的軍事幹部，是由子弟與賓客結成的。項羽傳載項梁訓練軍事幹部的情形道：

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漢書三一）

魏王的客，直成隊伍。陳平傳載：「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

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王，降而反。」（漢書四〇）

漢高祖的軍事幹部，主要的是賓客集團。信陵君在大梁養客三千，其中有張耳。張耳在外黃養客，其中有劉邦。劉邦也結客養客。漢書張耳傳說：

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史記作「嫁庸奴，亡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高祖爲布衣時，常從耳遊。（漢書三二）

楚元王傳說高祖微時結納賓客道：

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轆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漢書三六）

高祖起兵以後，部將多爲客。如任敖，周苛，張敖，（漢書四二）及別的功臣，都是以客爲將的。

漢初，王侯卿相多養賓客。游俠傳說：

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漢書九二）

到景帝時，吳王濞起兵反抗中央，以客爲將。吳王濞傳說：王專並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侯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漢書三五）

武帝末年，衛太子受江充的誣陷，起兵與丞相兵作戰。他的軍事幹部也是賓客。戾太子傳說：

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及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尾鷲等戰。（漢書六三）

劉尾鷲傳說衛太子發兵的情形道：

太子亦遣使者擣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漢書六六）

客爲軍將發兵，失敗後，太子賓客都處斬刑。（漢書五九）

四 刺客與剽掠

貴富之家養活賓客，常用以刺殺仇人，或剽掠市里。刺客的象養或結交，在戰國時代是很常見的，史記刺客傳專記有名刺客的事蹟。在漢書裏，最早要算張良求刺客刺秦始皇。張良傳說：

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漢書四〇）

西漢末，原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漢書九二）又如：

萬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漢書九二）

又如：

朱雲，字子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貌甚壯，以勇力聞。（漢書六七）

刺客之外，還有劍客。東方朔傳載武帝姊長公主的外夫董君的事，說：

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輳。（漢書六七）

客爲剽掠或強暴行爲，是更尋常的事情。濟東王彭離傳說：彭離驕悍，昏暮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漢書四七）

昭帝時，霍光族中的客橫行市場。尹翁歸傳說：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鬥鬪，吏不能禁。（漢書七六）

成帝時，豪貴家裏的賓客殺人報仇剽劫財貨。元后傳載：

紅陽侯立父子戚匿姦猾，命賓客爲羣盜。（漢書九八）

嚴延年傳載：

涿郡……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

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淫日多，道路張弓拔刀，然後敢行，其亂如此。（漢書九〇）

何武傳載：

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爲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漢書八六）

趙廣傳載：

潁川……郡大姓褚原，宗族橫恣，賓客犯法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漢書七六）

尹賞傳載：

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賊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漢書九〇）

何並傳轉：

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長陵令何）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素驕，慙其賓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制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

服從間徑馳去。（漢書七七）

輕俠，是剽掠犯法的名詞。豪貴之家通輕俠爲盜劫，是漢代最有趣味的社會現象。

五 俠與客

戰國至西漢所謂俠，是養客或結客的人的名詞。結客養客的俠，在民間者，漢初最有名的是朱家。游俠傳說：

朱家……所感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漢書九二）

朱家救活的豪士季布，及弟季心，都是結客養客的大俠。季布傳說：

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漢書三七）

灌夫以罵坐與魏其侯寶嬰同受死刑，後面還要說到。爰絲卽爰盎，任俠好客，尤尊重劇孟。爰盎傳說：

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

者，獨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漢書四九）

這段話把季心劇孟得人心的方法指得很明白了。人有急迫的要求，一時叩門來請，他們不以雙親尚在爲辭，也不以不在家爲推脫的口實。天下只有他們兩人可以做得這樣。所以劇孟的勢力，布滿於雒陽以東。景帝時，吳楚七國以誅朝錯爲名，起兵反抗中央政府。皇帝派周亞夫帶兵出征。吳王濞傳說道：

條侯（周亞夫）將，乘六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援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漢書三五）

周亞夫出關督兵，沿路都是危險四伏。假如劇孟參加吳楚軍，則亞夫隨時隨有生命之憂，所以他遇見劇孟未動，非常高興。

武帝時，郭解在雒陽爲大俠。他家裏常川有多數亡命客到來。「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漢書九二）

汲黯鄭當時以九卿爲任俠。（漢書五〇）鄭當時有大名於梁楚之間。鄭當時傳說他：

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遷爲大

司農。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

鄭當時「行千里不齎糧」，聞於皇帝。他死時，家無餘財。（漢書五〇）

以大吏任俠者還有甯成。甯成傳說：

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買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貲資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短長，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太守。（漢書九〇）

「持吏短長」的輕俠，在陽翟有趙季李款。何並傳說：

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縱橫郡中。（漢書七七）

所謂持吏短長，是說他們的黨羽，能挾發官吏的私事，以爲要挾。武帝末年巫蠱之禍最初就起于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丞相公孫賀逮捕朱安世下獄，他的客告發公孫賀有巫蠱的陰謀，賀以致死。由此朝廷裏面利用巫蠱的恐怖，爲陷害仇人的手段。江充也拿巫蠱陷害太子，激成宮廷的大變。（漢書六〇）官吏畏懼大俠，在持法嚴峻的西漢，是當然的了。

六 客的固定性與流動性

戰國至西漢時代，客於主人的家族，並沒有固定的關係。孟嘗君廉頗的客，在他們爲相爲將時成百成千的來。他

們免相免將，客便走了。西漢時代，這樣的事例很多。鄭當時傳載：

「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沒黯鄭當時兩人以九卿爲任俠，賓客頗盛。「兩人中廢，賓客益落。」（漢書五〇）衛青爲大將軍，貴甚，後來霍去病爲驃騎將軍，「青日衰而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獨任安不肯去。」（漢書五五）

魏其侯竇嬰與武安侯田蚡爲了爭賓客，惹下大禍。原來景帝時，竇嬰拜大將軍，封魏其侯。他與爰盎灌夫等友善。諸陵及長安中的賢士大夫，游士賓客，歸附他們的很多。（漢書四九爰盎傳）景帝七年，廢栗太子，嬰力爭不許，退居藍田山下。武帝卽位，田蚡以帝舅封武安侯，弟勝封周陽侯，一

時極盛。士大夫多捨嬰而歸蚡。竇太后死後，嬰益衰，蚡益貴，士大夫益附蚡。灌夫免郡守之後家居，爲任俠，結交豪俠，食客日數十百人。這時候，他的賓客也漸漸衰落。他便與竇嬰互相結納，力求與貴戚大官交際，以自增聲位。有一天，灌夫強邀田蚡至竇家，又使酒罵坐。夫與嬰都以此致受死刑。（漢書五二）

王氏五侯爭賓客的事也很有意味。樓護傳載：

是時（成帝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漢書九二）

賓客雖是流動的，也有盡忠於主人，爲社會所稱道。如田橫的客五百人，盡自殺以殉其主。（漢書三三）又如張耳的客貫高張叔等盡忠於張耳之子敖，遂成一時名士。

上海雜誌有限公司

是讀者最忠實的服務者



隋唐時代揚州的輪廓

武仙卿

一 江淮一帶的富饒

揚州亦稱廣陵，處在江淮之間，牠的位置，恰坐在長江三角州的中心。南接吳越平原，北隣中原大平原。附近重要的城市：南有潤州常州湖州杭州越州，西有宣州廬州和州壽州濠州，北有楚州宿州徐州宋州亳州泗州。這些城市，在隋唐時代都是衝要而且富庶的地方。如：

(一) 鑄以宣州富饒，有吞併之志。(舊唐書一二本傳)

(二) 韓混以贊爲宣州刺史……宣既富饒，即原斂廣貢

奉以結恩。(新唐書三三劉蕡傳)

常州爲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資，財賦之所出，公家之所給，歲以萬計。(梁陳集附錄書獨孤及行狀)

陳仲游……拜宣州觀察使，後移越州，又徙揚州。十

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續世說二二)

揚州附近地域的這樣的富庶，自然會形成江淮一帶的經濟繁榮狀況。江淮一帶的繁榮，是從隋代開始的。

所稱蘊藏寶貨的南方，雖然從東漢以降，就漸次繁榮；但是魏晉南北朝在江淮一帶的相持與戰爭，使江淮一帶未能發揮其蘊藏的富庶。隋文帝統一南北，給江淮一帶滋榮生長的機會。處在周圍富庶區域的江淮，自然很快的繁榮起來。

善于「享受」的隋煬帝，曾歌過：「我夢江都好」的妙詩，且親自離開政治中心的首都，到揚州去享受。唐朝安史之亂，使中原關中爲之凋敝，張巡許遠之捍禦睢陽，使江淮一帶却沒有受到破壞。中原的富商大族大批的往江淮避亂。

(李白集二六首：安史之亂，天下衣冠士庶，多避地東吳，並稱永嘉南渡，未盛于此。又昌黎集二四亦稱大曆初，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 江淮一

帶成了中唐以降的政府的首屈一指的寶庫。天寶十五載第五琦到四川進見玄宗，說道：

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便濟軍需，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

(舊唐書二三第五琦傳)

安史亂後，唐政府所依以支持軍政費用的區域，就是江淮與四川兩個地方。肅宗即位靈武，即遣使分往江淮蜀遣率貨豪

族富商。田神功等將兵徇江淮，也曾說過：「收得其地，每人貢兩船玉帛。」（舊唐書二〇李光弼傳）江淮的富庶與重要可知。貞元時韓昌黎說：「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昌黎集一九送陸欽州詩序 陸贄又說：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漕陸運之利，有澤魚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縣千里。（文苑英華四五四）

權德輿也說：

禹貢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奧，產金三品，射利萬寶，控制衡以沿泛，通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喉。（續載之文集二杜佑淮南道愛碑）

元和以降，地位的重要，仍如昔日。太和中，杜牧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言：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爲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一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爲諸道府軍事最重。然依海暨江淮，深津橫商，備守堅險，自艱難以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皆以道德儒學，來能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苦，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爲禁軍樞密使。自貞元元和以來，大抵多如此。（樊川集十）

自隋文帝統一南北以後，到五代割據，政府的軍政費用，都是依靠江淮的。隋唐政府的龐大的官僚組織所需要的官俸，抵抗，征伐西北蠻族所需要的軍需，及懷柔賄賂賞賜蠻族軍

隊的開支，都靠榨取江淮的財富。隋唐政府都建都在長安，軍事與政治的中心都在關中，爲便利江淮財富的供給，只有強力的溝通關中與江淮的交通。一時江淮供給的不足，皇帝還要率領大臣部下就食東京；同樣，唐玄宗以前的皇帝以至隋朝二帝時常出居東京，或東幸泰山封禪，都具有就食的用意。

二 以揚州爲中心的水陸交通

揚州南臨大江，江南河流的錯綜，舟楫幾乎到處通航。（國史補即有：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稱利，舟楫居多之旨。）隋煬帝所開的運河，由揚州穿江到潤州常州杭州，平靜的江水，可以上溯到蜀漢。揚州往南的水路，可稱十分便利了。

揚州北方有楚州。楚州是數川交匯的地點，淮泗汴蔡潁渦等河都直接間接經過楚州。藉着汴蔡的交通，直達中原宋汴等州，成爲中原江淮間運輸的命脈。但這些河流只通到楚州，就浩浩蕩蕩的奔匯大海去了，都沒有回頭顧到揚州。在自然的形勢上，揚州有這樣的缺陷。這種缺陷，使江南的血液不能暢順的流通中原與關中。隋文帝開皇七年浚疏揚州到楚州的山陽瀆，彌補了這種缺陷，使揚州掌握了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揚州附近的河流，也屢經歷朝政府的疏浚，使交通的效率更爲增進。

汴河是通中原的最重要的河流。隋朝叫做通濟渠，唐朝

叫做廣濟渠，有時兩種名字混淆使用。普通的是叫做汴河，或汴渠。元和郡縣志五稱：

汴渠……亦名蕩蕩渠。……隋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名通濟渠。自濟陽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河入汴口，又從大梁之東引汴水入于泗，達於淮，自江都宮入於海。亦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之以柳，煬帝巡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沿岸植有柳樹，繁茂的樹枝，庇蔭來往客商。白居易的詩描寫是：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楊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長慶集四隋堤柳）

河身常常修浚，天寶亂數年間斷絕交通，河身漸有壅塞，廣德二年經劉晏加以修浚。

經劉晏修浚以後，交通較前更為頻繁，官漕私運，大抵都經由此河。韓愈往徐州的路，就是經由汴河：

暮宿偃師西，徒展轉在床，夜聞汴州亂，遶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從喪朝至洛，還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崗，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

僵。……黃昏次汜水，欲過無舟航，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中流上灘渾，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轆馬踳躅鳴，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門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雞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昌黎集二）

杜牧詩言：

清淮控隋漕，北走長安道，橋形櫛櫛斜，浪態迤迤好。（樊川集一）

李敬詩言：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爲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書脂膏是此河。（全唐詩八函四冊汴河直進船）

蔡水潁水渦水是輔助汴河的次要河流。比較迂迴一點，才能達到汴州。

在這幾條水路上，有兩個險要的所在，即埇橋與渦口。埇橋跨於汴河之上，鄰近宿州城池。元和郡縣志九稱：

宿州：地南臨汴河，有埇橋，爲舳舻之會。

唐會要七〇言：

太和七年二月勅，宜准元和四年正月，割徐州符離甌泗州虹縣，依前置宿州。……其州置於埇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舟車之要。

渦口亦係運路咽喉：

元和中張籍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

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一失形勢，今惜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扼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新唐書一四六李吉甫傳）

唐代藩鎮跋扈之時，奪取中央政府的糧運。徐泗一帶的藩鎮即爲佔據壩橋渦口，以奪漕運，政府官吏軍隊亦極力防護兩地。德宗時，李正己謀斷江淮運路，即先據此兩地。史稱：

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壩橋渦口，江淮進奏船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舊唐書一五二，新唐書一七，張萬福傳）

站在政府方面的軍人則謀佔領此地，以打通運路。如：

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壩口，絕汴河運路，然後謀東窺江淮。朝廷憂慮，計無所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壩口城歸國，反拒東平。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石隱金等率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抗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由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壩口等三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白氏長慶集二九蘇州別駕府君事）

（狀）

渦類蔡汴等河，匯于楚州，由山陽潰達於揚州。

揚州往南的水道有二：一由儀徵入江，汜流往洪郭及蜀漢，一由瓜步入江，穿江循運河至潤常蘇杭等州。瓜步沙磧甚多，使往南水路爲之迂迴，開元時，齊澣開伊婁河，免去迂迴。史稱：

開元二十六年一月五日潤州刺史齊澣奏：常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江爲限，每船渡繞瓜步江沙尾，迂迴六十里，多爲風濤所損。臣請於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無風水災，又減租脚錢，歲收利百億。又立伊婁埭，皆官收其課，迄今用之。（唐會要八七漕運，舊唐書一九〇齊澣傳）

揚州附近的河道，亦常疏浚。梁肅愛敬陂水門記言：

當開元以前，京江岸于揚子，海潮納于邗溝，過茱萸灣，北至邵伯堰。湯湯漁漁，無隘滯之患。其後江淮南徙，波不及遠，河流浸惡，日淤月填，若歲不雨，則鞠爲泥塗，舟楫陸沉，困于牛車。積臭含敗，人中之氣，爲疾爲瘵。貞元初成展，由秋官之貳，出鎮茲土，既下車，乃驗圖考地，謀新革故，相川源，度水勢，自江東而西，循蜀崗之右，得其浸曰勿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圖以上聞，帝用嘉允。乃召工匠，修利舊防，節以斗門，壩爲長源，直截城

隅，以灌河渠，水無羨溢，道不迴迂。于是變濁爲清，激淺爲深，潔清澄澄，可灌可鑒。然後漕輓以興，商旅以通，自北而南，太然歡康。其夾堤之田，早曠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爲膏腴者，不知幾千萬畝。（文苑英華八一）

這是貞元四年杜亞所開的通漕之河。寶曆二年又浚附近河流。史稱：

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卽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闔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福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舊唐書一七）

以揚州爲中心的陸路交通，大體沿循重要的水路。由汴州達揚州及由揚州達吳越湘粵的驛路，都是沿着重要河流的。由汴州到揚州的驛路，據元和郡縣志載，經過宋州宿州泗州楚州，還經過汴河險要處的埽橋。由揚州到江南的驛路，經過潤州常州蘇州。由長安到達廣州的大道，也是要遵循揚州南北的驛路轉往江西，再循洪州到廣州的驛路前進。元和郡縣志言：

上都至淮南道揚州驛路 八百五十里至東都，四百一十里至汴州，三百三十里至宿州，四百二十里至泗州，二百二十里至楚州，二百五十里至揚州。

上都至江南東道蘇州驛路 二千五百五十三里至揚州，七十里至潤州，一百七十里至常州，一百九十里至蘇州。

自蘇州三百七十里至杭州，一百三十里至越州，二百七十五里至明州。自杭州西北行三百十五里至睦州，一百六十里至婺州，二百六十里至處州，二百七十里至溫州。又自睦州西行二百八十里至衢州，七百里至建州，六百里至福州，三百七十里至泉州。

李翱來南錄言：

元和四年正月乙未去東都，暮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午宿雍丘……乙丙次宋州……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埽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蘇州……乙酉濟松江……戊子至杭州……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至睦州……辛丑至衢州……四月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己亥直渡磨石湖……辛丑至洪州……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潁昌……乙亥朔至韶州……癸卯至廣州。往來於揚州與廣州的人，也有循驛路到江州，再換船遵長江而行的。唐大和上東征傳言：

由廣州發向韶州，傾城遠送，乘江七百里，至韶州禪居寺……至興昌縣，過大庾嶺至虔州開元寺……次至吉州……從此向江州，至廬山東林寺……向潯陽龍泉寺……從此陸行至江州城，太守親從潯陽縣至九江驛。和上乘船，與太守別去。從此七日，至潤州江寧縣，入瓦官寺……住（往）揚府，過江至新河岸，即入揚子亭既濟寺。江都道俗奔填道路，江中迎舟，舳舻連接，遂入城住本龍興寺也。

這條驛路幹線以外的城市，在史籍上尚有驛名的遺留，可推知在某一時期，某地亦有驛路，揚州附近之城市還有驛名的有濠州舒州和州壽州湖州宣州等地，或者在某一時期這些城市亦臨驛路。

由上邊的敘述，我們知道以揚州為中心的水路陸路，往北直達中原關中，往南至於吳越湘廣。有鄭谷的詩為證。詩說：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旗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才調集五淮上與友人別）

三 以揚州為中心的轉運

第一節裏說過，隋唐時代為供給官僚的俸祿，及支持西北邊防軍的消費，都仗江淮的財富的運送。一時運送的不足，君主還來率領臣下到東方就糧。江淮轉運的重要，於此

可見一斑。

唐代漕運，自從裴耀卿改革方法後，運量大見增加，君主與其官僚無須出關就食。以後也或者成了惰性的慣例，君主不再出關就食，只是仗仗運往關中的漕米。安史之亂，及以後繼起的兵荒馬亂，阻滯了江淮的漕運，漕運的衰退，直接威挾了中央政府官僚的食糧，加以軍費的開支較前驟增，使關中仰給江淮的情勢，更為嚴重。代宗時，劉宴執掌轉運，對漕運又加以改革，河流的疏浚與人事的轉圜，都是當時的困難問題。他的致元載書中，說明當時困難的如何克服及政府仰仗江淮漕米的如何重要：

晏受命後，以轉運為己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書致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砥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羣洛，見宇文愷置果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填，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離者於茲請

命，相公匡載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滿洗瑣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勸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爲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卽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破，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運，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冊府會要並有受字）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蒙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船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足椽，人無烟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脫輹，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男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以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掬拓，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渚，千里涸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滎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奸

宄，窟穴囊囊，夾河爲藪，豺狼猖獗，舟行無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互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冊府會要有亦字）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每至，船得便留，卽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里其（會要有思字冊府有志字）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以來，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卽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而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尅，漕門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舊唐書二三劉宴傳，唐會要八七，冊府元龜四九八）

劉宴的漕運改革，給後代立下了規模，以後的理財大臣莫不以他的方法爲準。劉宴的轉運方法，有如下載：

劉宴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竭，始於揚州轉運船，每以十隻爲一綱，載江南穀麥，自淮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一千名。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之門填闕一千石，轉相受給，達太倉。十連無失，卽授優勞官。汴水至黃河迅急，將吏典主數運之後，無不髮白者。（唐語林二）

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宴爲領東都河南淮南江南東西轉運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皆決于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

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州，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煌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網，每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部將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泉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爲一十萬石，無斗升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新唐書五十三食貨志）

應寶二年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爲漕庸。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備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自此歲運米數千萬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擇能吏以主之。（舊唐書四十九食貨志）

劉晏主持下的轉運，頗爲迅速。史稱：

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新唐書一四九劉晏傳）

這時漕運的路線，仍係沿循汴河。德宗以後，藩鎮跋扈，每有截取漕糧之事，才迫使漕運改由蔡頴。李希烈稱兵時：

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阻，特移運路自頴入汴。紹奉

（包）估表詣關，屬德宗西幸，紹乃督緣路輕貨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舊唐書二二三）（新唐書一四九王紹傳）

淮頴的漕運路程如下：

元和十一年二月始置淮頴水運揚子等諸院米。自淮陰汭流至壽州西四十里，入頴口。又汭流至頴州沈丘界，五百里至於陳州項城。又汭流五百里入於潁河。又三百里輸於鄆城。得米五十萬石，附之以菱一千五百萬束，計其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唐會要八七，冊府元龜四九八，舊唐書一五憲宗紀）

南方財富向關中中原的轉運，以江淮之間的揚州爲總樞紐。水部式載，桂廣的租米，皆先運到揚州然後再往關中輸送。江淮一帶因爲是轉運的中心，所以管理轉運的場院與囤積財貨的場院，都分散在江淮一帶。新唐書食貨志說：

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匯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永嘉太倉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萬餘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充鄆、鄭滑，捕私鹽者，奸盜爲之衰息。

所言四場十監皆在江淮，十三巡院中七屬江淮，四屬鄰區。沈亞之淮南都梁山倉記也說：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由此